

DACA計畫的未來



律師手記
李亞倫律師

川普總統9月5日終止「童年入境暫緩遣返計畫」(DACA)。他選擇在法庭上對抗那些為保留此計畫、威脅說會起訴到底的九名州檢察長組成的聯盟。雖然總統也提供了六個月的時間讓國會通過立法來挽救這些夢想者和他們的工作許可(2018年3月5日過期的只有一個月)的時間,從現在到2017年10月5日申請一個新的為期兩年的許可),川普明顯地將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交給了國會。第二天,總統在發出了一條猶豫不決的推文說,如果國會在六個月內無法把DACA合法化,「我將會重新審視這個問題」。這似乎又是他另一個空洞的威脅。

關於他會如何積極地爭取立法還有待觀察,但是早期的跡象顯示他不會為夢想者做點什麼。川普對此沒有表示懊惱和提出希望,反而借此機會抨擊前總統歐巴馬通過行政權力授予計畫,強調他堅持「美國第一」議程。他說:「我們必須對那些失業、在掙扎並被遺忘的英國人給予關心和同情心。」他稱這個計畫是一個「大放第一的做法」。其新聞秘書薩拉·桑德斯說川普先生將支持夢想者立法,只要國會通過它,並為廣泛的移民改革的一部分來加強邊界、保護英國人的工作和加強執法。

換句話說,要單獨地、不受損的通過夢想者立法的機會不是很好,因為共和黨可以抓住這個法案,作為他們執行其他反移民項目的抵押品。川普先生在終止DACA計畫的官方聲明上提出如下的觀點。

在我們問道對非法移民是否公平之前,我們必須問對英國人的家庭

、學生、納稅人和求職者是否公平。國會現在有機會去推進移民改革的責任,把英國人的就業機會和英國人的安全擺在第一位。我們面臨這個大問題、非法移民以及許多華盛頓留下沒能得到解決的其他長期移民問題。我們必須改革我們的綠卡系統,它現在利於低技術移民,給英國納稅人造成巨大的壓力。我們未來的移民必須靠優點,我們希望那些來到我們國家的人可以有能力在經濟上支持他們自己,為我們的經濟做出貢獻,愛我們的國家和價值觀。在優點基礎的制度下,公民可以享受更高的就業機會,提升工資水平和使得中產階級更加強大。參議員湯姆·考頓(Tom Cotton)和大衛·普度(David Purdue)已經介紹了英國移民改革促進就業法案(RAISE Act),該法案將建立這個優點基礎制度,為英國人創造持久的收益。

兩位聯邦參議員提出的RAISE法案將會砍掉英國公民的父母、公民和綠卡的成年子女、公民的兄弟姊妹的親屬移民申請,並終止抽籤簽證的項目。其結果將會在10年內將英國合法移民人數減半。

因為川普先生的推文,國會在六個月內採取行動的可能性變小。有了總統再次著手這個問題的理由,想要逼著民主黨人同意這個重大反移民的措施就更難了。川普總統在發出那個空洞威脅的推文,成為不願擔領導者的角色,只要與國會合作以確保夢想者立法。由於總統沒給壓力,國會因其要做的事太多,會使夢想者立法陷入困境。目前,國會必定先處理先前哈維颶風及目前艾瑪颶風所帶來的災禍,加上川普先生反覆提出要廢除和替換的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法(ACA)、稅

務立法,基礎設施投資以及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的權宜之計,很難通過夢想者立法。

若為那些DACA受益人表達出強烈的同情和共鳴,移民支持者和那些反對川普議程的人都應該努力為2018年和2020年的選舉奠定基礎。如果可以收復眾議院或參議院,或兩個議院,2018年中期選舉是阻止川普粗劣管理方式的一個機會,而2020年的選舉則可以擺脫他連任總統。根據民調,川普的民望在劇烈下降,但他的很多支持者公開地指責他或者不發表任何的評論但卻私底下投他一票。他們視這個選擇是緊握不放保守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生來具有的中心價值觀,而選擇跟隨一個做出不負責任承諾的領導人,說讓他們帶回20年前的新生活。

為了在民眾中獲得足夠的票數,民主黨必須要回到靠近中心的政治偏左,而不是更加偏左。黨內必須要減少偏左的聲音,並且民主黨人

必須要更加關注及理解那些生活在小城鎮的英國人。首先攻擊歷史人物塑像的行為應該停止,因為這只會引起那些把塑像作為英國歷史標誌的對抗。抗議必須繼續,因為人們必須了解什麼是值得爭取的東西,但無用的抗爭,如像大學裡學生和老師關於教授評論的爭論應該減少,因為這看上去就是一種反對言論自由的左派運動。最近發生在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市常春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的事件似乎就是極左派攻擊溫和左派。

雖然這看上去與很多自由派人的初衷是對立的,但很多人心裡清楚他們的叫聲必定引起許多中立派人的不安,並且保守派人士也會懷疑他們的價值觀。至於那些夢想者,我們希望他們能透過非暴力的方式解決他們的身分問題,可以繼續追求英國夢和工作。當他們已有英國人的同情和願意聆聽的時候,若採取暴力行動反而會對他們不利。圖